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讜論集　卷三 四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法式善

編修臣裴謙覆勘

謄録監生臣黄鍾

謄録監生臣馮克羣

讜論集卷三

宋 陳次升 撰

上皇太后論陳瓘書

月日具位臣陳次升謹齋戒裁書昧死上皇太后殿下臣竊惟哲宗彌留之際殿下奮獨斷之明斥排異端援立真主上當天心下協人望功施社稷流於無窮皇帝嗣服之初殿下謙恭退託聖功不居皇帝勤請繼之以泣方同聽政暫濟艱難仍以祔廟為期及夫因山之葬

甫臨寧神之禮未畢又下手書先復明辟三尺之童皆知參預國政非殿下所欲誠出於不得已也近者諫官陳瓘風聞不審猶以預政為言皇帝重行貶降以明其妄謫命方下改守軍壘中外相傳聖恩深厚臣下何以圖報瓘之言雖甚不根然臣採之輿論竊謂皇帝恭行仁孝晨省昏定之際萬幾之務慮或以聞而殿下之意豈欲參議哉竊慮宫省執事之人或但聞其語而不知其詳或欲張大其事而不考其實妄有傳播蓋亦未可

知也而璀之言乃得於傳播之妄烏足為盛德之累哉

況殿下自同聽政之初以至復辟之日手書屢降至誠勤懇昭若日月焉可誣也伏望聖慈不以璀之言為念而以來忠讜安社稷為心雍容禁闥粹養天和是非不足以關其慮萬務不使以累其中日加撫育之恩以享榮養之樂不獨保聖壽於億萬斯年而餘光流澤亦足以為族系之慶豈不韙歟臣之狂瞽冒瀆天聽不勝戰慄惶懼之至

上徽宗乞致齋日不作樂劄子

臣伏見今月十五日迺致齋之日其日聖駕遊幸寺觀雖曰燒香為民祈福緣歸必作樂登樓觀燈以同民樂其於昭事上帝齋莊嚴潔恐未足以盡志且如今月五日亦係祠事致齋之日御宴遂移於六日於禮為宜上元遊幸恐當如之臣之管見如此不敢緘默伏望聖慈詳酌施行取進止

上徽宗論選舉第一狀

臣恭惟神宗皇帝待大臣有禮相與以誠至於進用人材選推士類其權必常在已而不輕付與自監司以上若闕一員宰執具人才資任合充其選者數人取自聖擇若未當聖意則睿旨別行除授德音渙發三省奉行而已及寺監丞而下一切付之吏部用選格差注如有不當臺察彈治當是之時威福專在乎上差除至公人無間言寒畯之士激昂自奮得人爲多自後宰執欲任自已之私專竊威福之柄若有進擬指定一名除授去

取不出聖意至於寺監丞而下州郡員闕多歸於堂除大公至正之道罕闢私謁奔競之風寖熾攀附宰執者有進擢之速特立自守者有留滯之嘆除目一下士論沸騰此弊不可不革也伏望聖慈紹述神考之志監司已上差除並取聖擇寺監丞而下一切付之吏部用選格差注如此則大公至正之道開私謁奔競之風息實社稷無窮之福也

第二狀

臣伏覩先帝修立官制允釐百工除監司省郎府推判官大藩知州已上係朝廷選差自寺監丞而下以至州縣差除一切付之吏部又有選格次第其等差有注授優便者必以功能進而不為勢要得已授命者必可之官不為堂除易孤寒之士不附麗之人緣此皆得以自奮差除一出於至公而不緣於私徇元祐以來執政大臣欲擅國權紊亂官制自寺監丞以至主簿既出堂除吏部注授州縣員闕職位又為朝廷取闕其有已授命

之人待闕有及一二年又為堂除別差官改易甚為狼狽當是之時被命公朝拜謝私庭其職任之美者無異門悉歸於勢要搢紳咸有不均之嘆今日朝廷修復先帝政事差除尚乃因循前日之弊未足以成先帝之良法美意也伏望聖慈特降指揮自寺監丞而下一如元豐官制之初不係堂差州縣差注朝廷更不取闕庶使功能不遺於寒微職任不移於權要

第三狀

臣近論列乞寺監丞而下除授依官制格一切付之吏部以選格差注至今不蒙施行臣竊惟神宗皇帝立事必有法立法必有意非苟然而已經畫官制之初必先會計昔日官吏俸給所費幾何既行官制則制祿高下必以昔日為准故省郎而上出於堂除則支全俸寺監丞而下付於吏部則支折俸今寺監丞而下既係朝廷注授皆給全俸所支既多國用益匱京師財賦窘乏其亦以此侵耗之一端況立法非特如此而已蓋將以分

宰執之權摧奔競之風而使寒畯之士各得以自奮吏部員闕既當則人人無留滯之嘆至公之道由是開矣今三省曾不以是為意其員闕收歸朝廷惟欲增重其權柄而已其為官擇人誠未見其實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寺監丞而下差注一切送吏部以存官制良法

上徽宗謹名器

臣聞天下雖安有可危之理天下雖危有可安之道安危之機不在乎他人在人主所操而已夫福威者人主

所操之柄也權歸於上而不移於下此操之得其道者也得其道則安失其道則危稽之已往其迹班班可見矣如漢武帝外勤師旅內耗黎元非有厚德以結民心五十年間中外無事者特以威德歸乎上姦臣不敢專國命故也唐明皇初無失德非有甚過惡卒有播遷之禍者以李林甫專權故也夫以漢武之於唐明皇其德不甚相遠而安危如此其異者豈非在所操乎昔陳夷行嘗對唐帝曰無以權屬人又論用人則曰苟自聖擇

無不當者誠以至治之要在此有天下者所宜先也恭惟陛下臨御以來去太甚用中道遠聲色崇節儉進忠良斥姦佞弛兵革寛刑罰撤無用之臺榭罷不急之工巧蠲宿逋以恤窮民省採報以防寃濫治天下之具何以加諸若行之不息終之不倦可謂全善矣然今日之所急要在收還威福之柄以立主威以尊主道臣叨沐誤恩擢於諫省輙敢引此以為龜鑑伏願陛下留神無使大臣干權任其喜怒之私以害大公之義實天下之

福也社稷無窮之休也

又

臣竊以君者制命者也臣者行君之命者也君倡之於上臣和之於下然後君臣之分正矣君倡而臣不和上行而下不隨則名分紊亂紀綱不立危亡之基實始於此箕子所以垂戒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臣之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蓋謂是也臣訪聞近日睿旨差除三省多方執奏肆行沮格三省欲

有進擬冀聖意之必從除目之必下倒置如此臣竊憂之至如前給事中龔原以罪去國之日御批嘗犯贓私每議政事遂行重責未至貶所即移壽州未幾又除待制移知杭州前日聖語墨迹未乾今日除授如此其峻何以示信天下又如中大夫王說年已七十有餘所至素無善狀今乃特轉太中大夫移帥青州原等遷升未委何名如聞皆出三省進擬不出陛下之意臣聞日者陽也君道也君正於此則天應見於彼故日常明臣僾

於君陰侵於陽則日有薄蝕之患近者太史預奏四月朔日有蝕之竊謂三省之權太盛君上命多阻而不行日蝕之應殆以此歟伏望聖慈收攬乾剛以正名分睿旨所降要在必行三省進擬或可或否悉由聖斷龔原王說除命特行改正如此則日蝕之異自消太平之基可致

又

臣竊以治天下之道在乎正名分而已名分正則君道

尊而無可陵之漸臣道卑而無逼上之强茍失其正尊卑之序亂上下之分虧此不可不慎也今三省專威福之柄侵人主之權睿旨則沮格而不行進擬則堅執而必下乾剛坤柔之道未正堂陛高卑之勢未分忠臣義士夙夜以此為憂姦纖巧佞之徒乘此射利大臣之權既重賓客輻湊其門環坐其馬廐而不以爲辱奴事其子弟而不以為羞良可歎也況龔原進職移守錢塘王說轉官移守青社既繫兩省從官事干大體命下之日

羣聽驚駭三尺之童皆知其非若不改正則作福作威專在於臣陛下孤立誰肯為國者乎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早賜施行以正上下之分以息奔競之風

又

臣近嘗論奏三省大臣專權威福睿旨差除則沮格而不行三省進擬則堅執而必下上下之分未正乞收還威福以定名分訪聞三省大臣日近肆為詭計但避專權之名而陛下每有差除則陽為承行若非所欲則陰

諭屬官繳駮上以侵凌主道下以竊弄國權朋比之風漸成威福之柄倒置若不辨之於早則易之履霜堅冰之患至矣伏望陛下攬乾剛之威奮神明之斷一出令則渙而必發一除授則審而必行敢有不存名分肆為横議者特行黜責如此則主威可立朋比之風可去宰執專權之弊可革矣

上徽宗奏論盜發保州倉

臣竊以北人通好百有餘年朝廷無北顧之憂邊庭弛

備今遼主新立喜兵好殺人心未服國中未定萬一衝突犯我邊陲守邊之臣若非其人倉卒之際不無敗事伏覩近者保州軍糧倉為賊所發般運踰城而出其間多是兩屬人户及草塲遺漏燒焚積草數萬不少雖不見賊之主名竊恐是姦細本州並不知覺守倅如此安可守邊兼慮其餘州軍守倅亦有似此不職難以任事皆宜罷去擇其勇武智畧之人以代之庶可制勝於未然銷患於未兆天下之福也伏望聖慈特賜指揮施行

取進止

上徽宗奏論强盗法第一狀

臣竊惟祖宗仁政加於天下者甚廣刑罰之重改而從輕者至多惟是强盗之法特加重盖將禁奸宄惠良民故也行之百有餘年天下安堵近者朝廷改法以强盗計贓應絞者並增一倍贓滿不曾傷人及雖傷人而情輕者奏裁如闕法行之後民受其獘被若之家以盗無必死之理有可生之道往往不敢告官傍人亦不敢收

捕恐其復還別生讎害賊徒以此益逞兇頑聚集爲多
重法地分益甚竊恐浸淫日久養成大寇如貽國家之
患伏乞睿旨復行强盜舊法所有前件新改條法更不
施行庶使良民安居取進止

第二狀

臣近論奏强盜計贓應絞者贓數並增一倍贓滿不曾
傷人及雖傷人而情輕者奏裁自上條頒降之後被苦
之家以盜有可生之機無必死之理不敢告官傍人亦

不敢收捕恐有讐復賊盜由此充斥人民不得安居乞依舊條改正竊聞朝廷於尚書刑部取索諸州軍申到强盜大數比較未行上條已前數少即是賊盜衰息刑罰可減遂不施行此正與臣前所論事意相反也夫有盜必申則刑部之數多懼有報復不敢以聞則刑部之數少今但不申不捕耳豈真少耶臣恐自此盜賊充斥而朝廷不知也是以從官及御史臺亦嘗論列非獨臣區區之私見也茲所繫利害甚廣臣所以再瀆天聽伏

望聖慈博詢事實特行删改庶使盜賊知懼良民安堵取進止

上嶶宗奏論京師强盜

臣竊以京師浩穰之地人物繁夥寇盜頗多前後敗獲官司推鞫並不仔細究治贓物惟追其一二窩家悉畧而不問習以成風恬不為怪賊徒賴窩家以有容窩家賴贓物以為利是以盜賊益熾良民不得安居訪聞盜賊各有地分窩家亦有主名捉事之人推鞫之吏往往

知其窟穴但素相交通不肯用心根究耳伏望聖慈嚴勑在京官司推治賊盜必須追究贓物及窮治窩家依法斷遣庶幾可令衰息取進止

上徽宗奏論永安縣强盗

臣聞御史中丞趙挺之奏河南府永安縣賊盜事見下本路體究者臣竊惟賊盜之害良民猶稂莠之害禾稼國家嚴賊盜之法重告捕之賞正為是也今永安縣陵寢側近賊盜公行殺人無忌州縣縱弛而不問監司忽

畧而不察尸首暴露道路喧傳挺之論奏朝廷雖已行下本路體究請實然監司州縣失職不糾在法自當有罪供報之際若更匿情隱避不以實聞則殺人强盜無由敗獲慢法官吏無以懲戒日益以甚為害豈細臣欲乞特降睿旨候本路體究到事狀如與挺之所奏不同即送御史臺與大理寺根究事實重與施行庶幾朝廷之法不廢死者之冤可伸取進止

上徽宗奏論陜西羣盜

臣竊聞陝西諸路羣盜嘯聚始纔一二百人未聞官司使救護况陜西兵民素甚强悍良於戰鬬若不早行撲滅本路災傷竊恐流移之人復羣而為盜其勢必熾向秋已去餘黨若存西戎乘此之時必來作過外有寇敵之虞内有羣盜之擾為害非細兼聞羣盜多是逃軍盖因近來築寨淺攻偶失主將兵士懼罪不敢歸營是以流而為盜伏望睿旨特下本路監司安撫司體量上項軍賊若非怯敵不殺其主將偶然失利之人特與招降

或情不可恕則乞嚴命捕盜官司緊行收捕早令盡靜取進止

上徽宗乞罷修興德院狀

臣伏聞興德禪院見行修蓋者竊以陰陽之書昭示吉凶以前民用休徵則吉從之咎徵則凶從之古之聖王凡有營造必即休而遜咎捨凶而從吉所以措天下於萬世之安本朝治平熈寧間欲於英廟潛邸修蓋禪院日者以其位宅壬方於國音有所不便遂行寢罷元祐

紹聖亦復如之況今不止於國音不利而已或聞於陛下本命亦有相妨豈宜大興土工廣有建造夫隂陽所忌常人之家猶且避之陛下貴為天子宗社生靈之所託安得忽而不忌之乎伏望聖慈審察休咎特罷興德禪院修造以順隂陽之理以為國家無窮之福取進止

奏彈錢遹第一狀

臣伏聞御史中丞豐稷彈劾新除殿中侍御史錢遹頃嘗假胥肇之名為豪戶撰墓誌又假肇書受豪戶金為

潤筆臣未敢以為有亦未敢以為無今肇見任翰林學士可究其實若果無耶亦足與遹辨明若果有之顯詐欺取人財物況國家御史之道惟贓為最重一犯於此則為終身之累詐欺取財在律准盜焉有盜詐之人可任天子耳目之官乎臣欲乞睿旨付外施行取進止

第二狀

臣近奏新除殿中侍御史錢遹假曾肇名為豪户作墓誌又假肇書受豪户金事今月初四日親奉德音謂假

肇名為父撰墓誌者臣竊謂御史之職以糾察官邪為己任惟忠實不欺然後能以是為是以非為非而無負

陛下之任使令錢適父之亡也事之當如其存適乃不請於肇而假肇之名為父撰墓誌是謂有欺於父矣又假肇受金之書以播於外是有欺於親戚鄉黨矣所存如此其人可知為父撰銘初無利害尚任欺詐而論列

朝廷之事利害有大於此者能保其勿欺乎伏望聖慈

特罷適之除命以警詐妄取進止

第三狀

臣近彈殿中侍御史錢遹欺詐乞罷除命不蒙俞允者竊念臣知遹之欺詐而不言之罪也知而言之果實不誣朝廷當罷遹而行臣言若以臣之言為不可用臣安可更當言責况遹今旣同臺顯是難以共事伏望聖慈特罷臣之臺職除一閒慢差遣庶安愚分取進止

奏彈曾布

臣竊以正而不撓乃可以任天下之重公而不私然後

服天下之心苟為反是曷副具瞻伏見右僕射曾布性禀姦邪心懷凶險頃居樞府阿順宰臣進用非人大開邊隙費財用如糞壤輕人命如草芥今獨歸罪章惇未知布之所職何事玉毁櫝中則誰之過陛下矜容曲貸仍有進擢荷天地不貲之恩臣子之心義當如何而布不圖補報惟務徇私自登宰席獨擅國權輕視同寮威福由己進拔親故羅列京局以為耳目任用門人寘之臺諫以為心腹不以人材為用惟以爵賞為私恩所親

者進所疎者退愛之者則留京師惡之者則令補外書
疾比德詩刺不平其布之謂乎布既以此自任其子弟
亦甚招權交通賓客其門如市且附枝既大必賊本心
私家既盛必危公室古人以為戒陛下其可不念之蕪
布在紹聖初實與蔡卞交結遂申請乞用王安石日錄
修神宗皇帝國史致史官觀望變亂事實多譽安石之
善掩蔽神考之美近者諫官論列陛下已令看詳徑涉
春冬未見行遣訪聞布欲自掩其過又欲為史官之地

恐甥壻葉濤例皆得罪是以稽緩未肯進呈專擅如此傾駭羣聽況布之登用方且彌月凶威氣燄薰炙中外若更遷延日久盤根固基必貽國患其將奈何易著履霜堅冰詩戒桃蟲維鳥辨之於早正在今日伏望聖慈特正布之典刑以謝天下以為社稷無窮之計取進止

第二

臣伏見右僕射曾布奸凶擅國臣已具前疏退而思之專輒移易臺諫官一事頗為寒心夙夜不遑須至再瀆

天聽竊以御史中丞諫議大夫天子耳目之官朝廷委
寄之權最為親切選任除授繫國重輕祖宗以來每有
差除執政不得干預豈敢專擅進退之者乎况君者制
命者也臣者行君之命者也君倡臣和則名分乃正臣
强上陵則主威不立令布之所忌則移之布之所親則
用之去取惟已不出聖意進彼退此易於反掌作福作
威莫大乎是尚賴祖廟之威靈陛下之神聖照見底裏
比因人言即行改命而布猶偃然當國不愧乎人揚揚

自若曽匪引咎豈惟不足以儀刑百辟表正四方而凶悍之心已明跋扈之萌可見今日不圖於始異日難制其終國家安危之基實在此舉伏望聖慈斷而行之特正布罪以儆有位天下之幸取進止

第三

臣竊以朝廷之上萬幾之務其所主行者在乎宰相苟有失當臺諫官得以論列若容宰相選任門下親昵之人碁布言職陰相附會則忠讜之論塞壅蔽之風成矣

伏見右僕射曾布近薦引門人王覿為御史中丞賈易為右諫議大夫張廷堅為右正言除張廷堅已行罷去而王覿賈易尚握言路重權若陰相結納肆為朋黨陛下孤立誰與為助若有不公誰敢擬議兼修國史宰相係史院長官必須相見如有交通何所不至況臺諫官不得與執政官相見有著令祖宗之法安可不守伏望

聖慈特賜施行取進止

第四

臣伏見曽布自登揆路首罷豐稷御史中丞引用門人王覿為代遂致人言有瀆天聽今雖改命又遷翰林學士採士議僉曰未宜以謂豐稷陛下之所任在職累月忠言讜論屢聞入告布則忌之遂改權工部尚書覿乃布之引用在職彌旬未聞補報今因人言則有内相之命除授若此是陛下之所任者恩數則薄布之引用者恩數加厚夫爵天下之公器人主之操柄其厚薄顛倒如是何以厭服人心伏望聖慈追改覿之除命別有所

授以副朝望取進止

第五

臣近論列王覿任御史中丞方彌浹旬除龍圖閣學士兼侍講曾肇合依例補郡不嘗施行者竊以宰相總萬幾之務操威福之柄其任甚崇其權甚重若任其至親與夫所善之人寘之要地相為表裏則強盛不已必至於陵上故聖人作易於坤之初則曰履霜於上則曰龍戰所以防微杜漸垂戒於萬世者其以此而已今覿乃

右僕射曽布之所善者也雖罷御史中丞猶居翰苑肇

乃布之至親者也雖罷翰林學士猶侍經幄名為改除

亦甚要近况覯為中司未久不宜有此升遷肇之補郡

自有舊例儻不施行豈得為允兼覯等以非其當據各

具辭免如因所請特賜諂可不惟有以彰陛下優異之恩

又足以分宰臣比朋之勢一舉兩得頗協大公伏望聖

慈檢會臣前奏早賜指揮取進止

第六

臣伏見右僕射曽布近充欽聖憲肅皇后欽慈皇后山
園陵使回引進屬官蒙等第除授訖臣竊惟祖宗以來
山園陵使引薦屬官雖有故事合行推恩未有賢與不
肖並進職任如此其衆者臣之所不知也況今祔廟方
彌旬浹一日之間除目並下物論喧騰以為陛下每有
特差除三省或沮難而不行令布之所薦三省除授甚
速是宰相之權有過於陛下矣若以所薦人材資任言
之其間亦有可以進擢者然非聖擇恩獨歸於權臣之

門奔競之徒益行阿附此不可不慮也兼遺忘欽聖虞主事御史臺見行推治山園陵使司屬官既是分董一行事務其間慮有干涉若候獄具然後推賞亦未晚也伏望聖慈特賜指揮所有新除且行寢罷候御史臺獄具日檢詳故例比類施行庶允公議取進止

第七

臣竊以避親之法著於甲令有官守者悉皆遵禀而況貴近臣乎今曽布曽肇乃親兄弟也布為右僕射肇為

翰林學士不行迴避豈得為允蓋宰相任天下之重握威福之柄而行命令者也翰林學士職親地近朝廷命令皆所自出苟不中度理當執議捨親而議之則傷私恩以親而不言則害公議祖宗所以立避親之法蓋謂此也陛下方當持盈守成之時宜守而勿失以為太平基業社稷無疆之福也伏望聖慈特令迴避以遵祖宗之法取進止

第八

臣伏覩曾布東鈞當國其弟肇又居翰苑委有親嫌在法宜避近因人言肇已罷職而猶進讀經幄兼修國史搢紳之論亦未愈允謂如富弼韓絳為相弼之壻馮京絳之弟韓維以親引嫌悉補外郡此祖宗之故事朝廷之近例今日正宜守之不可以廢而肇猶居要職日侍清光豈得為允伏望聖慈特令補外以存典故以別嫌疑不勝幸甚取進止

第九

臣竊以宰執大臣一有動作百辟之儀刑四方之表則行法必自其始然後能服天下之心苟不奉法豈能逃天下之擬議哉伏見右僕射曾布用恩例陳乞下文兼闕元符令已是不許陳乞奏辟吏部明知其不可而畏憚布之權勢輒引紹聖勅條又引元豐間呂希述例申取朝廷指揮況元符著令既在紹聖之後前勅自是更改不行而希述又只是勾當儀鸞司即非刑獄職事豈可用以為例吏部既是徇情曲法三省又且雷同不敢誰

何表裏相助一如其請朝廷之上法度不守紀綱不正而欲天下之治其可得乎伏望聖慈特賜改正施行以存法守以清形獄以示大公不勝幸甚取進止

奏彈鄧洵武

臣伏聞祕書少監鄧洵武除同修正史輿議未允者竊以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言命令一出而不可反也洵武前日史院留之朝廷謂其不可遂行寢罷今又有此差除衆議籍籍以為命令反覆如此

何以明是非別賢愚而取信於天下乎況洵武父綰昔
為御史中丞專事姦佞求媚大臣為安石求賜第薦安
石子雱及其壻蔡卞館職神宗皇帝察見底裏親批聖
語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今洵武修
史豈能公心直筆以發揮神考之盛德而不能掩其父
之惡乎兼洵武學問荒唐衆所共知前日蔡卞報綰之
私恩及欲褒飾妻父安石之美故置洵武於史院以備
檢討士人莫不指笑今令同修正史尤非所宜伏望聖

慈斷自宸衷特賜寢罷以允公議

又

臣近彈奏秘書少監鄧洵武不可同修神宗皇帝正史不蒙施行須至再瀆天聽者竊以史官直筆取信萬世祖宗以來尤為慎重咸平初修太宗皇帝實錄錢若水主其事薦起居舍人李宗諤等數人充史官真宗皇帝指宗諤曰自太平興國以後皆昉在中書日事史策本憑直筆儻子為父隱何以傳信於後代乎除宗諤不許

餘悉可之且宗諤文學才名顯於一時議論堅正信於
朝廷真宗皇帝以此尚不授之史官而洵武人材凡下
詞筆繆陋不可比擬宗諤一二昉亦當時名相非若鄧
綰之姦佞薰綰自為御史知雜以至御史中丞凡六七
年論事不少頗僻為多洵武豈不為父隱乎何以取信
天下後世前日既已罷之今日又有此差除公議實為
未允伏望聖慈以國史為念特賜追寢除命無使小臣
得逞其私

彈蔡京第一狀

臣伏見蔡京姦邪凶險陰害善良呼吸羣小交通內外臣寮章疏累上朝廷已罷京翰林承旨輿論以為京之過惡甚多而交結近習之罪最大安可以赦今猶寵之以端殿之職委之以帥府之權顯是失刑須至彈奏者

謹按京職居翰長身為從官委蛇經幄日侍清光可謂貴臣矣而乃卑躬屈己親昵閹宦或以貨財相結或以書劄往來汚辱搢紳清議所鄙京揚揚然有自得之色

原其設心豈徒然哉實欲令其伺陛下之起居漏宫禁之事而又使之周旋庇盖前日與章惇蔡卞相濟之惡虚稱其美以徼倖進用陛下既察見底裏議罪如彼其輕何足以厭天下之公議況宫禁之中自古以來漏恩之法極為嚴密所以防姦人之窺伺慮患生於不測今京交通如此禁中之事必無不知茍有姦謀何所為而不可思患豫防古人所戒伏望聖慈察京之罪重行貶黜以警官邪以清宫禁以為國家社稷之福不勝幸甚

第二狀

臣伏見新除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蔡京凶邪肆害罪狀著聞中外交通蹤跡可驗言章屢上天鑒難逃宜鳴鼓而顯攻彰大佞之已辨陛下特優禁從未即譴訶畀之以端殿之華付之以帥權之重詔命初下物論尤喧謂姦惡之免誅有典刑而何賴臣聞斯議嘗具奏彈今已彌旬未嘗顯責如聞京尚懷偃蹇不體恩私慢君命而弗處丐祠宮而自若肆行忿忮愚弄朝廷如此可容

孰不可忍伏望聖慈檢會臣僚前後章疏付外重行黜責以副朝望

第三狀

臣惟哲宗皇帝仁民愛物出於天性紹聖以來垂拱仰成責任宰執是時降授中大夫行少府監分司南京蔡卞備位政府陰肆姦謀造朝奏對專務殘忍殺害巧計既行凶焰日熾竊弄賞罰私報恩讐人有譽其妻父之美者極力主張寘之顯要有議其妻父之短者指為誹

謗宗廟置之深罪其所進用若非妻黨之小人即是門下之姦吏更唱迭和相倚為重造作事端屢成冤獄看詳理訴編類章疏洗垢索瑕中傷士類或輕或重皆出已意或投之遠方或陷之深僻毒流天下實不忍聞其事主行雖在章惇卞實啟之時人目之為笑面夜义天下之所共知也陛下入承大統判別忠邪灼見姦凶率先棄逐近雖責降未厭人心咸謂卞之過惡實與惇等置散投荒尚為寛典今猶分務仍居善地何以懲姦伏

望聖慈重行竄責以謝天下

讜論集卷三

讜論集卷四

宋 陳次升 撰

奏彈呂希哲第一

臣近彈奏新除秘書少監呂希哲係宰臣韓忠彥之親方離謫籍進任太峻未蒙施行者竊以蘭臺秘省所以待天下之儒士為之貳者未易其人每有除授必學問資任可充其選者而後人無得而議今希哲碌碌常材文學無取蔭補入仕元祐間呂大防與其父呂公著相

結甚厚大防當國引希哲寘在經帷擢為省郎當是之時清議不與自後希哲既以罪斥因緣大赦方行牽復除郡未幾今又有此差除何也若以人材資任言之顯屬不當若以宰臣之親言之豈盡至公之道哉夫爵祿者人主之操柄宰臣得以私其所親人心其能厭服多士何以激勸伏望聖慈特賜改正施行取進止

第二

臣近論奏吕希哲係左僕射韓忠彦之親除秘書少監

太峻未見施行竊以名器不可假人爵賞所以養德除授至公則人無間言若阿所好則人心不服令希哲既乏才能原本闕四字蔭補入官所至無善狀論其才能學問不可任秘省論其方起謫籍亦未宜有此峻遷若論其宰相姻親則尤不可如此速進除目既下士論喧騰臣不敢畏避遂具彈奏朝廷不為施行必是進擬之際三省以忠彦之親堅執不回依阿曲徇遂使陛下官爵不得盡至公以待天下之賢而忠彦獨得私其所親上下

之分漸虧威福之柄倒置宰臣如此國家何賴伏乞睿斷特降指揮取進止

奏彈王古呂希哲

臣訪聞近日三省大臣竊弄賞罰之柄專威福之權不推至公為朝廷擇人乃私所親不顧公議王古乃右僕射曾布右丞范純禮之親也起自貶所即除戶部侍郎曾未數日又除尚書人言不已方令補外呂希哲乃左僕射韓忠彥之親也方離謫籍即除祕書少監進任太

峻職位又崇如聞除授皆非陛下之意出於大臣進擬以私其所親朝廷如此公道安在人言藉藉甚可畏也伏望聖慈獨奮朝綱斷自宸衷特賜施行仍令今後如係宰執之親委是人材資任合行遷擢並取聖選大臣不得干預以明君臣之分以存至公之道取進止

奏彈李祥

臣近訪聞三省大臣差除多私其親已開具一二奏陳仍乞今後宰執親戚若是人材資任委實可用並自聖

選大臣不得干預未見作何行遣於今月二十九日本
省准吏部牒朝奉大夫太學博士李祥除太常博士須
至論列者竊以爵賞天下之公器也當與寒畯共之而
後人無間言日近朝廷差除士大夫必相謂曰某人某
執政之親也某人某執政之舊也人言如此亦甚可畏
今祥乃門下侍郎李清臣之子也又有此除授未委出
於聖選耶出于三省進擬耶若出於聖選則可若出於
進擬豈能盡至公者乎伏望聖慈詳酌施行無使美官

要職皆為權要所得而寒畯之士抑鬱不伸天下幸甚取進止

奏彈呂希哲李祥

臣竊以天子居九重之深不出户而天下治者以宰執為之腹心以臺諫為之耳目以相維持以相補助二者并用而不可以偏廢然後朝廷正而萬事理如以腹心之臣為可托耳目之官為可輕臣恐天下之士壅于上聞而天子孤立矣此不可不察也臣今論列呂希哲除

秘書少監李祥除太常博士未允公議不蒙施行臣竊惟執政之親人材資任委有可用若出睿選猶當引嫌況吕希哲進任太速李祥除授太頻既是大臣之親止緣三省進擬未盡至公清議難屈臣具論列朝廷不為施行必以臣言為非臣不當更居言職若以臣尚可備員諫省亦當行臣之言豈可忽而不用伏望聖慈主張言路以廣耳目之聰明收還威柄無使宰執之專權其吕希哲李祥等差除乞檢會臣前奏早賜指揮寢罷取

進止

奏彈劉涇

臣伏覩新除朝散郎劉涇知真州探之公議僉曰未俞竊以儀真劇郡最處要衝朝廷每除守臣必須慎選未嘗輕授又將以為進用之階也今涇賦性貪汚臨事狂率頃知處州任情不法殘民害物取贓入己幾至千緡察訪司按發罪狀明甚偶緣大赦遂獲原免今日有此差除顯是未允況選用人材實係國體若用貪汚不法

之吏何以砥礪多士伏望聖慈特罷涇之除命以清郡政取進止

奏彈賈種民

臣伏覩賈種民新除直龍圖閣陜西路都轉運使公議未愜謹按種民天資險刻禀性奸佞元祐間守楚厚結章惇惇登宰府夤緣進擢若有過差周旋庇覆無敢誰何訪聞種民自領清汴職事所辟官四十餘員所起夫兵有至百萬官中累年所積梢椏兩岸所植榆柳斫伐

殆盡官司錢糧所支不知其幾何增築狹水堰月河但為舟船之害並無分毫之利朝廷灼見事實狹水堰遂行毀拆重複勞民虛耗國用不可勝紀月河尚存而無用令閘不住移文修緝及造天漢等橋費用不貲一出種民私意收支錢物漫不鈎考費用既無名錢物恐難繼又輙行下州縣自清汴以來十二月河水通行客旅往還沿路稅務收到稅額錢數並令撥還清汴司州縣苦之且商賈射利相時而動河若不閉則後期而往河

若閉口則先期而行十二月税錢自合通計一年税額入轉運司應副國家支用清汴司豈得私有未委所撥税錢有無朝旨施行若無朝旨尤為可駭兼聞元豐間修河置洛䃥口以緩水勢種民籍而不修是致河水為患又支洛口官錢兑買平準務石炭今年洛口物料尚未計置近者修閉洛口如聞所築堰基址不實河水下流洛河之患恐未已也兼所領在京茶場差官出外計置茶貨客人長引茶並將收買額害沿路税額茶場所

収之息未見實數錢物多寡未嘗會計兼洛口沿汴河之兵士任意差使或用修橋或在茶場充役河上闕人萬一水勢衝突恐失隄防為患豈細種民恣橫違法罔無忌憚置之深罪孰曰不宜今乃授之清職付以重權清議未允況陝西用兵之後災傷之餘宜得忠厚有風力使者賑恤罷民經制邦儲而種民險刻有餘制事無術總領是職民何堪命伏望聖慈特罷種民直龍圖閣陝西都運使仍付有司根磨洛口及清汴司茶場等處

錢物務要的確歸著諸路茶引所收税錢見虧若干却將茶場所收之息除諸色官員公人等磨費外實收淨利幾何無使誕慢及根究違法事件一就施行以警背公奸險之吏取進止

奏彈梁子美

臣訪聞開封府界提點梁子美天資險刻善於交納家有三女隨勢炎凉以結姻好頃縁章惇之親擢使湖外承順惇卞旨意紹聖間謫官在所部者均被苦虐陛下

即政之初是時與子美同惡之人如張景温董必輩巳蒙罷黜送歸吏部子美獨得幸免又除府界提點士論扼腕近除省郎中書舍人鄒浩繳駮特行寢罷人以為當尚任府界提點人心未厭曾未彌月又有此差除頗駭羣聽前日之罷省郎必以浩之言為是今日又除京西運副必以前日罷省郎為非朝廷除授如此何以信服天下若謂京西路監司近緣應副欽聖欽慈二皇太后山園陵事皆得進擢子美亦有此除授臣竊惑焉京西

路應奉二皇太后興造園寢凡百所須皆本路出備而府界只是備辦自京以至中牟宿頓而已非京西之比也況監司專一路威福豈宜輕授如向者哲宗皇帝大昇轝陷於泥中京西監司例皆得罪而王博聞擢為光祿少卿王詔知路州鄧䇾獨降遠小處知軍其除授不必同盖因人材而進退之也今子美人品豈宜奉使要部伏望聖慈特罷子美新除仍正昔日湖外之罪無使善交結者得施其巧取進止

奏彈范純禮

臣竊觀易以乾況君以坤況臣乾天也正位乎上坤地也正位乎下尊卑之勢既分則乾坤之位定矣上下之分既正則君臣之道明矣是以勢位不可陵名分不可犯蹙君之路馬芻者有誅齒君之路馬者有誅況君父之分天下之所共諱其可稱道之乎訪聞尚書右丞范純禮近准朝命押北使筵燕賔主語言輙再及御名頗虧臣節甚累國體遂使中國禮義之邦為人臣者失尊

君之道取笑邉陲其為辱命莫甚於此若純禮故犯顯屬不臣設或有悞則是昏耄大臣如此安可參預機務臨涖百官伏望聖慈特行黜責以明君臣之分無使外夷輕視中國取進止

奏彈宗粹

臣竊以大宗正丞雖係佐官而宗司之事實頼其主行訪聞前判宗粹志在貪汚罕循法守丞官程元佐櫝宗益每有執議不務曲徇視之如仇遂具論訟所訟之事

夾帶前官任內職事張大事勢期於中傷朝廷緣此並罷職任而元佐宗益又有衝替指揮輿議以為宗粹因公事請囑受贓不輕既以赦原更不議罪贓又不沒仲御別無贓私止有理曲公罪亦一例罷職已是輕重不當而丞官理曲最少又在大赦前罷任既均仍更衝替顯是偏重以元佐宗益言之固無足惜所可惜者宗司之職事耳竊慮自今已始丞官畏憚判官遇事不敢復議宗室之間寃枉無訴有累聖治欲乞睿旨委官取索

所斷公案看詳分别元佐等在任内理曲事件情與宗粹等所犯比較輕重如委是理曲事少仍更情輕於大赦合行原免除罷任外所有特㫖衝替取自朝廷詳酌指揮取進止

小帖

檢會元符元年五月六日勑節文命官犯贓罪至流私罪至死檢降特㫖其餘情理不至大叚凶惡者不得檢擬伏乞照會

奏彈陳祐

臣伏聞新除右正言陳祐與中書侍郎許將有親嫌乞避免不蒙俞允者竊以朝廷之事行之乎宰執差除或有未當法度或有未安臺諫皆得論列以聞若以親而不言則負國捨親而言之則傷恩故祖宗以來每除臺諫官若係執政之親不以有無服紀並不除授將以防微杜漸為萬世之法也今若不許祐之避免此例一開異日緣執政之親而除授臺諫者舉以此為例恐臺諫

官親附執政而蔽陛下之聰明伏望聖慈特許祐之避免以全祖宗之良法以慰萬世之遠慮不勝幸甚取進止

奏彈内侍裴彥臣第一

臣竊惟人之無禮於君者臣子惡之如鷹鸇之逐鳥雀況身居言責豈可默乎臣訪聞今月十三日御藥閤守懃在御前呈進文字内臣裴彥臣對君上用手敲守懃幞頭高聲道莫錯斬人莫錯斬人顯是不敬無人臣之

禮罪不可赦安可置而不問陛下縱不以身之安危為
念其如社稷何其如天下何其如公議何昔漢唐之間
閹官秉國柄制國命者其始於陵慢其終至於跋扈而
不可制今日彥臣悖悍如此豈可忽之而不慮後日之
患乎伏望聖慈特出睿斷明正典刑以為宮禁之戒取
進止

第二

臣伏見本臺今月十四日據御藥閤守懃狀論內臣裴

彥臣對君上高聲等事已具申奏乞行根治未聞施行者竊以宮殿之事理當恭肅敢有聲徹御所者在法不容況對君上高聲肆忿而無人臣之禮者乎夫人主之尊如堂堂高則難攀卑則易陵彥臣果於陛下之前如守懃所陳顯屬不敬而有陵上之心若不明正典刑以懲其惡蓋無畏憚何所為而不可易曰履霜堅氷至蓋言漸也詩曰肇允彼桃虫拚飛維鳥言事起於至微儻不防閑及其成也終至於不可制陛下當以古人之言

為戒社稷之重為念除惡於未萌消患於未然毋使滋蔓以至於難圖後悔無及矣伏望聖慈特降守懃狀詞付有司考究虚實因依施行取進止

第三

臣伏見内臣裴彦臣近者對陛下喧爭無人臣之禮原其罪犯宜有顯戮陛下至仁天覆不忍加誅止追五官勒停送峽州羈管物議尚謂失之太輕今尚在途未逹貶所又有放令逐便指揮頗駭羣聽况除奸去惡在於

必果朝命既下要在必行今彦臣陵慢無禮罪宜用誅
方行竄逐又令逐便反覆如此何以示信伏望聖慈且
依元降指揮羈管彦臣庶彰命令之必信亦所以彈壓
奸兇取進止

第四

臣先彈奏裴彦臣羈管峽州未到貶所放令逐便事未
蒙施行本臺今准尚書刑部牒羈管在外內侍裴彦臣
近因皇太后服藥德音放令逐便撿會紹聖三年秋頒

令節文諸赦書許移編管羈管人在京委所屬開封府
步軍司在外委諸州當職官自赦書到後除元係命官
奏裁外餘並取索犯由依條移放竊惟國家法令所以
示信於天下元符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德音即無許移
放編管羈管人之文乃引用放令彥臣遂便未應上條
何以示信況彥臣對君父悖悍無禮涉大不敬情犯深
重不可以恕尚未到貶所豈宜釋放兼臣先論奏彥臣
之罪裴誼不可令給事內庭如未施行亦乞一就發遣

出外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早降指揮取進止

奏彈內侍裴詛第一

臣伏見內侍裴彥臣肆其凶悍輕侮君父已行竄逐與論欣快然彥臣之子裴詛隷籍內庭給事宮殿不無念親之心又有疑忌之迹慮懐陰謀妄有交搆防微杜漸宜在早辨伏望聖慈特令裴詛補外以消奸慝天下幸甚取進止

第二

臣近奏乞令內臣裴彥臣之子裴詛補外未蒙施行竊以亂起於未形禍生於所忽古之聖主方其甚盛之時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深思遠慮救於未然之前以為無窮之計也今彥臣既以罪逐裴詛寧無忌心思患預防正在今日除惡務本不可以緩伏望聖慈早賜指揮發遣裴詛補外以肅禁衛取進止

奏彈內侍張琳第一狀

臣訪聞皇帝皇太后同聽政之日名元祐皇后還禁中

復名號元符皇后憂懼心不自安內臣張琳側聞二聖有並后之議肆為狡計以欺元符皇后謂其致力佑助遂得不廢多受金珠臣寮常具彈奏未蒙施行者竊以宮禁之中事無大小陛下日夕所聞琳猶敢公行詐欺取受財物畧無忌憚況其他私乎此而不懲何以示戒伏望聖慈檢會臣寮所上章疏審其事實早賜施行以警來者取進止

第二

臣竊以罪同而罰均則人無間言罪同而罰異則天下之心豈能厭服哉伏見内臣張琳與馮説共受元符皇后金珠事狀明白所犯既同得罪宜一説已蒙罪責出守祠宮琳猶握要權出入禁闥如故公議不與人心未厭以為朝廷法令特為琳屈何以信服天下伏望聖慈正琳之罪以示至公取進止

第三

臣近訪聞臣寮論列内臣張琳受元符皇后金珠事奏

乞施行未蒙賜可者竊以欺詐准盜具載著令宮殿之中盜罪加嚴今琳敢爾顯無忌憚情不可恕伏望聖慈降付有司根治施行庶使宦官稍循法守不敢恣横天下幸甚取進止

第四

臣訪聞内臣張琳欺詐取受元符皇后金珠累具彈奏未蒙賜可緣琳之罪狀明甚情非可恕縱而不治何以戢奸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後章疏早賜指揮施行

第五

臣訪聞内臣張琳奸凶狡猾尤為貪汚去歲與馮說受元符皇后金珠說已行罷去而琳在職如故憑恃權勢肆為過惡臣累具彈奏未蒙施行今又聞琳先因干請遂得内東門勾當既非陛下潛邸官屬近又希冒作隨龍人特轉一官被恩駢蕃非所當得兼琳係皇太后殿内祗應人每承恵渥不具思所以報宜何如哉竊聞近者皇太后上僊琳既係本殿人自當披髮服孝服以盡

哀慕之至琳只依閤下人例著紫衹應士大夫扼腕謂琳前日荷大行皇太后之恩如此其厚今日負之何速耶其不忠情狀顯甚若不重正典刑何以示戒伏望聖慈特賜施行

第六

臣近彈奏内臣張琳受元符皇后金珠及干求内東門司勾當人又冒作隨龍人轉官大行皇太后上僊係本殿衹應人不披髮服孝服等不忠事未蒙施行者臣竊

惟國家之法莫重於懲贜吏正名分誅不忠懲贜吏則貪鄙息正名分則實不亂誅不忠則臣下勸致治之要實本乎此今琳欺詐以受金珠干求以冐職任貪贜之狀如此其著也隷籍為皇太后殿祗應人時暫奉旨宣名既非陛下潛邸之官豈得為隨龍人以冐爵賞名分之實如此其紊也被受皇太后恩顧不啻天地父母一旦負之不披髮行孝服乃著紫祗應不忠之心如此其甚也為臣之罪備此三者天下之所共怒法律之所不

容縱而不治典刑安在何以肅正朝列哉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後所奏早賜施行以允公議取進止

第七

臣近彈奏内臣張琳不為皇太后披髮成服等事不蒙施行臣竊惟朝廷制法所以待有罪而琳之過惡顯著臣前後彈章詳疏其狀皆可考實陛下姑務含容弗忍加罪然惡不可長古人所戒法貴防閑先王所重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後所奏早賜指揮以允公議取進止

第八

臣近彈奏内臣張琳受元符皇后金珠干求内東門差遣冐作隨龍人改官不為大行皇太后披髪王道與裴彦臣張琳等同惡相濟陵慢君父裴彦臣情犯甚重責降未到貶所引德音放逐便不應條法及乞令裴誼等出外事並不蒙施行臣竊惟張琳等罪惡暴著中外共知稽考迹狀不可不懲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後所奏乞賜指揮取進止

奏彈內侍李偁第一

臣竊聞陛下頃居潛邸哲宗厚天倫之愛恩遇甚渥陛下忠信恭敬未嘗以毫髮之私上干朝廷實以本府都門親事官晨昏啟閉甚勞援例奏留實占役使非有他也其事至微有何犯分臣僚之家尚許指名奏人隨行况天子之貴介弟豈有不可者乎御藥李偁輙敢凌侮悖慢誣奏都監干請但不明言陛下受請求耳令陛下續敘祖宗之業位乎天地豈偁所欲偁猶領職禁中給

事左右忠臣良士莫不扼腕日夕為憂竊謂古之刑人不在君側者蓋防患於未然慮禍於不測今日安可恬然不以為慮況俌陵侮之迹甚著疑忌之心必生心既不安慮患必審若不早正典刑宫禁之中恐開釁端如前日任守忠之事爾伏望聖慈體英宗之果斷早賜施行以清宫禁以防後患實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第二

臣近彈劾御藥李俌誣奏陛下潛邸都監干請乞留都

門親事官事乞正典刑不蒙施行者臣竊惟陛下之意必以俑給事宮禁日在左右不忍加罪所以示恩私也雖然恩固可行亦有時而不可行恩重於義則恩不可以廢義義重於恩則當捨恩而從義俑前日既有陵侮之迹今日必生疑忌之心前日已嘗犯分今日寧保其無反側乎陛下宜察其奸謀酌其情犯斷之以義不可牽於私恩乃可以為宗廟無窮之計孔子曰小不忍以致大亂此言當以為戒伏望聖慈檢會前奏早賜施行

無貽後日之悔取進止

第三

臣近彈劾御藥李偁頃嘗誣奏潛邸都監干請乞留本府都門親事官顯屬陵慢不蒙施行者竊以偁在先朝憑恩横甚雖天子之至親猶且陵忽陛下躬行受其侮今日持萬乘之權操威福之柄不即竄逐寘在左右包含容忍牽制不斷人人為之寒心竊恐奸惡日熾人莫敢議主威不立堂陛之勢由此虧矣伏望聖慈奮乾剛

之斷檢會臣前後章早賜黜責以消奸慝以安天下取進止

第四

臣累具彈奏御藥李偁誣潛邸都監干請乞留都門親事官内臣張琳有欺詐取元符皇后金珠事未見施行者謹按偁之陵侮琳之貪汚皆顯有迹狀衆所共知雖聖度包容未忍加罪稽之公議難屈典刑伏望聖慈早賜施行取進止

讜論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讜論集卷五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法式善

編修臣裴謙覆勘

謄録貢生臣王轂

讜論集卷五

宋 陳次升 撰

奏彈内侍王道

臣風聞内臣王道先與内臣裴彦臣等同惡相濟協勢爲姦不敦人臣之禮有陵君父之心中外傳聞孰不扼腕除彦臣已先得罪而琳之過惡臣已别具彈奏而道之情罪亦不可赦伏望聖慈一就指揮施行

奏彈内侍梁從政

臣伏聞内都知梁從政爲哲宗升遐之初定策與章惇異論事奉聖旨從政理當貶黜謂係神宗皇帝隨龍人特落省職降一官依舊延福宫使提舉亳州明道宫本家居住者竊以國家宗社至重治亂之機决於定策方其危疑之際從政輙敢交通宰執肆行姦謀蕞揺國體若不利於聖躬原其罪犯冝在族滅陛下重念神考飛龍之日從政常預攀附未肆市朝已爲寛典然從政猶領使額提舉琳宫仍居近便典刑未正人心未厭伏望

聖慈重行貶竄以允公議取進止

奏彈内侍郝隨

臣風聞有旨特復内臣郝隨三官臣竊惟哲宗皇帝天資純粹德性高明而隨是時隸籍宫庭給事左右務為機巧以蕩其心造作非義以惑其聽竊弄威福無敢誰何陛下臨御之初首先責降以示好惡詔命之下頗快輿議今方逾年特復三官未審何耶且刑罰者先王非得已而用之罰一將勸百也今隨之過惡尤著天下之

所共知前日之責人人尚以爲輕今日復官又如此其
遽既屈公議又戾國法何以彈壓姦凶伏望聖慈特罷
復隨三官之命以副僉言取進止

奏彈内侍劉瑗

臣訪聞陛下在潛邸日察知都門親事官有勞遂援故
例奏留占役使此事之小者也非有犯分難行之理干
紊朝廷而管勾官劉瑗怒其恩非已出乃誣奏都監使
臣爲之干請置之於罪又朝旨嚴宗室門令限都監出

入瑗乃揭牓府第扄鑰中門過為防守若踈哲宗親友之恩視萬乘之貴介弟如無有也按瑗乃本府之管勾官耳率一府之人奉事陛下反敢挾令作威若踈其所親用情作悻以悖其所事迹人聞之莫不扼腕憤懣逮陛下誕受天命入奉累聖宗廟瑗宜自知罪咎恐懼引去尚敢偃然無所忌憚握要務受恩施彷徉於陛下之左右雖陛下天地德量容忍不誅其如社稷何其如公議何昔晋文公為公子過曹衛鄭三國之君皆不為

禮焉及文公既入而主夏盟伐曹與衛春秋謂其伐無禮而不議其修舊怨夫伐不失刑禮以立政此文公所以覇也今瑗以平昔悖悍陵鶩之迹猶朝夕親近而領內侍之政臣未敢謂其無包藏姦惡之心也臣聞而不言使陛下之失刑政此臣之大戮也又聞英宗之立非內侍都知任守忠意因循遲久未加斥逐反搆百端幾開兩宮大隙當時諫臣論奏以節度副使安置由是光獻得以修其慈英宗得以全其孝覩瑗前日之節陛下

之立豈瑗所欲既懐疑忌心不自安焉能保其無他耶雖今日聖德巍巍宫殿清肅必無可開之隙然小人姦險操心之危慮患之深造事非一端可料安得不思患而豫防之也伏望聖衷特正瑗之典刑以慰中外取進止

第二

臣近彈奏劉瑗充潛邸管勾官日誣奏都監干乞留親事官及扃鑰府門過為防守顯有陵轢之迹乞正典刑

未嘗施行須至再瀆天聽者竊惟陛下聖德淵懿出於天縱頃居潛邸御下以公事上以信中外之人莫不傳聞瑗爲本府管勾官知之尤爲至詳輒敢陵蔑不存上下之分且如奏留親事官爲其有勞也瑗怒其恩不自己出乃誣奏以受都監干請之私例而奏之非有欺也瑗以爲不當留是誣所奏以欺朝廷頗玷聖德又府門啓閉自有時限瑗乃揭牓府第過爲扃鑰待陛下如何人耶瑗之悍悖不忠所事如此宜即誅夷今陛下入承

大統廼厚授恩施寘左右恬不防閑雖聖度包荒憫瑗昔爲宫僚之舊不忍加誅陛下恩德如此何負於瑗瑗之負陛下實多亦當以社稷爲念較其孰輕孰重斷以大義不可徇以私恩孔子曰小不忍以致大亂此言宜以爲戒兼聞瑗自懐疑懼屢嘗請去小人之心疑懼既生防患之慮何所不至竊恐别至生事若不早正典刑是陛下爲瑗屈公議而撓法也法者天下之所公共天子不得而私昔漢昭平君隆慮公主之子也醉殺主傅

廷尉請論武帝曰吾弟有是一子以死屬我爲之涕泣
良久曰法令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誣先帝之法吾何面
而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夫昭平君帝者之親尚不敢
以私撓法瑗雖係隨龍之人其待遇之恩豈宜過於帝
者之親乎兼聞當時更有內臣一名同瑗誣奏都監干
請留親事官臣不記姓名亦乞勘會詣實一就重行黜
責取進止

寶文待制陳公讜論跋附

漢武帝從汲黯直諫不至有輪臺之悔唐德宗從宣公奏議不至有奉天之辱使宋能從陳當時之讜論世道不變而爲宣和矣噫君子小人之進退係天下一大氣數是時日將昳矣一木而能支大厦之傾頹乎然爲臣子者忠君愛國之情不能自已元祐君子貶竄殆盡卒不爲小人所害公一言之力也嘗評吾莆南渡以前人物輩出惟端明蔡公及公大節表表名播青史豈非所謂出類拔萃者乎僕與公裔孫希

點有舊一日袖其書示敎曰此吾祖讜論也盥手莊誦乃知古人視國如視家朝廷一事少差必形諫疏惜堂下萬里不悟也至元二年丙子上元鄉貢進士莆狀元坊獻可鄭稑敬書

待制陳公行實附

公諱次升字當時行第三十乃十四朝議之次孫正議大夫之次子母王氏二十九娘東陂人贈碩人族處于仙谿龜峯之下公少小時庭前有荔枝樹少熟

公登其上正議公晝寢夢有祥龍蜿蜒其上起而視之乃公也正議公心甚喜之而不自負方發蒙時讀書一過即成誦及丱角喜操觚弄墨出一二語輒為時輩所印可長遊鄉校屢先諸子嗚嘗月試夜歸境有神堂祠者為一鄉之靈迹公至其所忽聞呵聲曰避待制公窺之寂無人迹乃知神物之顯異也熙寧六年癸丑佘中榜賜同進士及第是時公之伯仲如知縣公次顔教授公次寵士曹公次宗皆力學起家

閭里稱燿公初調虔之獄掾虔爲江西劇郡齊民天性豪悍動相爭擊淹繫囹圄自公視事剖决精明庭無留獄前此有猾吏鍾四者盜發官帑按驗不服公至擿其奸狀即日伏辜郡將以此喜公力薦于朝除和州防禦推官秩滿改宣德郎宰密之安丘安丘號爲難治前宰以失職去官時州從事攝政及公下車從事首告公以此邦獄訟最繁當恢大獄宇公曰子何不教我以無刑乃教我廣獄耶卒不聽公一綰縣

章以忠和愷悌爲政民訟于庭者案牘相御公以理開曉之皆心服而去踰月從事行縣而圄空於是嘆服元豐七年甲子移英州僉判適神祖末年深厭新法之爲民病寤寐英才御史中丞黄履以公薦未赴上聞有旨促公到闕名對便殿上首問公以卿自外來知朝廷青苗免役等法民安之否公條䟽其利病且曰聞陛下慨然悔悟之意遠方之民日有生氣上首肯之得旨與監察御史公一入臺糾察庶務振刷

宏綱風采凜然權貴褫氣上嘗以諸路監司責任不輕朝廷當考其煩急措克與弛慢者議遣使按察會上晏駕不果元豐八年二聖臨御體先帝遺意四月遣公按察江南西路公即駕軺車一入其境百姓遮道陳訴官司抑配買鹽之弊公遂檄州縣即爲那移均減回奏漕臣蹇序辰父子虛張鹽額勒令承買煩勞州縣欺罔朝廷時正言王公覿亦論列之蹇序辰父子鐫降有差五月遣公按察提舉荆湖元祐更化

公乃還朝供職二月司馬文正公當軸登用正人一時名流如劉摯蘇轍范純仁王巖叟等並居言路公之挺直不減諸公而和平溫雅過之公以幸遭明時言事無隱初保甲之行貧民苦於冬教元豐末詔府界三路戜家止有一丁病患未該破丁者及第五等以下土地不及二十畝者並免至是有衝改其法公上疏力爭乞依元豐八年指揮以安存貧下老弱之民王文公用事之日獻利之臣惟務掊克上供之外

別置封樁錢皆溢數以取於民公皆乞罷之又乞張官置局許之訴理庶用法過當事涉寃抑者皆得伸雪無非切中時病未幾九月文正公即世諸賢已有相攻之隙公乃力丐外補十月得詔提點淮南刑獄公去國未踰月而朋黨之事起矣公雖自中補外處之泰然有部吏者初公微時宰邑僊遊嘗與公有隙及公之來負慙求去公曰吾不以私廢公子盡心民事可也既而薦以㓨章其人益感媿且服公之德量

甫及一年易節詳刑淮東時諸道監司奏課惟公爲最到闕除兵部員外郎就職甫月餘丁内外艱公自中都扶櫬歸里雖寒月而扉屨不徹免服之日不肯赴闕有旨促公至則除刑部員外郎公明練典章雖老吏莫肆其姦巧律令格式爲之一正八月遣公提點荆湖刑獄公元豐間司按察日已熟識一方之利病至則首舉行之吏民相安惟恐其去紹聖二年再除監察御史時參用熈豐舊黨善類繼引去公處羣

小之中挺然特立每朝廷有政事輒慷慨力爭上嘗欲幸金明池所造龍船極工巧言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倚衡聖主不乘危不徼幸又言陛下勤儉過于夏禹有司不能宣明德意所造之舟其費不貲游幸之日天乃大風豈非愛佑陛下而使覺悟乎上嘉納焉閱月除殿中侍御史勸上收威福之柄反覆數百言仍奏臺諫官當出聖選如近日監察御史三人闕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共薦三人所召者二

人而已未審出於陛下之意或出於宰相之私若出執政近臣豈能免天下之議此源若開臣恐異日臺諫阿附權臣而負陛下矣今後若近臣薦舉並須召對視其人才去取出于聖斷又言爲治之道莫先乎用人用人之要莫大乎辨邪正何謂正知君父爲尊而不麗于權要所謂正人也何謂邪執政之所惡則從而擠之執政之所喜則從而譽之不顧公議惟執私恩所謂邪也故古之聖王以治道爲本在於進退

人才進退人才乃人主作福作威者也故邪必去之而天下所共棄賢必任之而天下所共喜今朝廷除命一下搢紳必相謂曰若非權貴之親則門下之士或一年之間屢進論其人則無可稱之善或陛下之所黜而擢用愈速姦佞貪汚因人所論其進益鋭如此則豈足以盡天下之公議哉望聖慈收還威福之柄進賢在於必果無爲奸人所移黜邪在於勿疑無爲朋黨所庇時禁中失火公言災異之來必有所因

自古聖王德雖甚盛世雖甚治必恐懼修省祗肅天戒故祖宗以來聖德可謂盛矣治具可謂修矣每遇變異常恐其不逮内則小心以求諸己外則下詔以求直言伏望聖慈追而行之上答天變下達民情儻愚者之言或有一得庶幾聖政有補萬分又因星變上疏曰自古有道德之君天必愛祐之時出變異以警戒之竊聞陛下謙冲退托下詔損常膳避正殿罷秋宴求直言此盛德之舉社稷之福也然考之政事

先朝有星變必須頒赦恩以滌幽枉臣欲乞斷自聖
衷施行庶使變異自消福祥自至時大臣捃摭舊事
增過元祐臣僚適汪浹李仲等送吏部與合入差遣
録黄行下以元祐間所獻文字得罪公言紹聖元年
責降吕大防等節文有其餘一切不問之語今汪浹
等以上書得罪則前者勑牓殆成虛文豈不有傷國
體繼又差官置局編排元祐章疏公言臣近奏乞宣
諭大臣遵守勑牓未施行間今欲以人言之失致之

有過之地則初年詔令嘗許自新適所以悮天下疏
入不報三年十月侍講官常立上殿公奏謂立嘗以
父秩行狀申國史院盛譽安石詆誣先帝鶩庸肆爲
無狀以大臣親昵私相薦引特乞黜責以警官邪秘
書省周種除著作佐郎公奏謂館閣所待天下之英
才人才之所先者莫先於履行種之履行無取朝廷
進用甚速豈能厭服人心凡十上章乃罷種職初蘇
頌罷相來之邵言鄒浩交結頌之子弟蹤還博士朝

廷以浩教授襄州公言浩學問該博行義修明言者附會權臣妄有彈擊命下之日搢紳咸以爲冤今朝廷公明宜在昭雪特乞改正以副輿論左正言孫諤以爭役法不合左遷軍壘公言免役之法實欲便民諫官以言爲職既有見聞必須上達其言儻是則當聽納其言或失亦在曲全以示朝廷之容德也三年十二月擢左司諫時章楶以公乃神廟親擢元祐間多持節在外未嘗顯用謂公必怨望紹聖初特除言

官欲其出力排元祐舊人以爲已助公至則首論勑榜反覆繼論周種常立等自此章蔡始不悅嘗令太府卿林顔致誠悃於公曰昨自湖外來復登憲府皆已之力苟相助何患不得美官公曰某知守官而已不知其他公爲卿監乃爲宰執傳風旨耶顔愧而去章蔡益銜公屢於上前媒孽其短賴上知公朴忠計卒不行會朔方河潰民移大臣欲乘間出公總漕計進呈謂非㥳某不可上顧徐曰一轉運之才何難得

陳某敢言不當令去左右數日公乞罷臺職章上御筆親擢可除左司諫公力辭不就適曾布奏事上前上因語之曰朕除陳某諫官廷議何如布奏皆謂陛下得人上曰尚未肯就職公知眷注之隆遂受命登對方造膝上遽曰久不聞卿讜論公再乞避言路上曰朕親擢卿復何辭公益感厲自奮時奸人擠陷忠良肆行謗毀欲盡寘元祐臣僚於死地朝論籍籍上亦疑之因公奏對上顧問近日朝廷有何議論公遂

奏曰臣聞小人横議揺動宣仁撤號如臣所聞宣仁保佑聖躬終始無間若姦臣疵毁輙有議論不惟有虧聖孝且失人心上竦然曰卿何從得公曰臣職許風聞苟有所聞當以忠告陛下不當詰臣所從來願勿聽銷骨之謗上首頷之者再元符改元京等興同文館獄竟不得其要領乃更遣吕升卿董必使嶺外欲盡殺元祐黨人公聞之亟見上奏曰陛下初欲保全元祐臣僚今乃欲殺之何耶上曰無之卿何爲出

此語公曰以升卿爲廣南按察豈非殺之耶升卿乃
惠卿之弟元祐間負罪家居其人資性慘刻善求人
過今使擁使節元祐臣僚遷謫之地理無全者上飜
然大悟即日罷升卿按察職元城劉公安世聞之曰
陳當時有功于元祐人居多瑤華獄起一時諫官皆
規避不敢言如玉山子容問之作田承君墨子之詩
皆諷有言責者之默默也公獨氣槩挺挺鶚鑊不避
上疏乞寬掖廷之獄寢華陽之封二疏入人皆危之

而公獨凜然辨果不勝而中宫將它有建立適濟陽郡王宗景以侍姬楊氏爲正室公上疏力爭言多激烈蓋隂諷焉上雖采公之言罷宗景黜楊氏而建立之意已不可回會一日奏大理觀望多致濫獄蓋詆章蔡之苛刻也上問大臣曰陳某言觀望者何卞奏謂觀望陛下以激怒耳上默然又以嘗劾章惇奏入不報一日陛對上謂公曰章惇文字勿令絕了公唯唯而退出告王鞏鞏謂公曰胡不曰諫臣任耳目之

官帝王猶心也心所不知故耳目爲之傳達心若自知何用耳目陛下既知惇胡不罷斥更須臣等文字公後數日再對上語及惇公如鞏所言對上曰未有代惇者於是惇等抵巇求罅無所不至而掖廷愈欲公去二年五月貶全州酒稅制詔有陳某元祐中所上章疏詆毀先政朕嘗含容其過庶使自新復敢狃習故態觀望言事之語上以湖南地遠當還江南章蔡遂移公南安軍南安地鄰梅嶺瘴癘之鄉上初不

知及謝表至上始悟焉將舉移而上已大漸矣檄廟入繼大統登用正人詔起公知廣德軍四月降制書曰勑知廣德軍陳某朕收集忠良布在言路而臺端虚位未稱朕意為國司直爾惟其人惟爾敦厚清明屢膺耳目之寄有聞必告處人所難朕惟汝嘉起自謫籍處以横榻使參中司推爾平日之心為予初政之助事有不當於理臣有不協于極悉意抗論副予虚懐可侍御史公既至上以公歸自嶺海間勞再三

公退而上六事凡數千言一曰法天二曰稽古三曰脩身四曰仁民五曰崇儉六曰用人上俞允之元祐中詔修神宗實録至紹聖中曾布阿章惇蔡卞之㫖上言謂神廟實録司馬光等記事不實乞用王安石手自編寫奏對日録進入重修左司諫陳瓘為尊堯集以獻力辨其非不賜施行至是公上疏爭之且言神考一朝大典儻容史官任其私意紊亂事實何以彰聖孝之至凡四上章時陳瓘鄒浩龔夬等同在言

路天下拭目新政公等尤以指斥奸臣薦引善類為
任九月公言章惇自登揆政任私言奉使山陵措置
乖謬於是惇乞罷政公又率同僚陳師錫陳瓘等言
惇包藏陰謀助尊私史擅興軍旅妄詆宗廟數事惇
遂有潭州之命公又言貶竄太輕未快輿論又上疏
論列之惇由是遠謫雷州先是諫官言京卞兄弟同
惡相濟迷朝誤國宜正典刑於是卞謫居太平京出守
江寧公至是又言蔡卞備位政府肆行奸謀竊弄賞

罰私報恩讐時人目爲笑面夜乂今又分務仍居善
地何以懲奸尋移卞池州公言池與太平乃是隣壤
罪大罰輕未愜衆議又言奸邪兇險陰害善良呼吸
羣小交通内外今寵以端殿委之帥府委是失刑尋
罷京職名又言京親昵閹宦漏泄宫禁原情麗辟宜
即投荒京由是提舉洞霄宫河北轉運使張商英不
候朝旨開臨河界沙河虛費人力三十村之民不可
復耕公乞罷役且正其罪商英落職知隨州錢適除

殿中侍御史公言錢遹假曾肇之名為一豪戸撰墓誌又假肇書受豪戸金有無未白肇今為翰林學士可問而知若果有之盜詐之人豈可以任天子耳目之官及覩聞徳音謂其假肇名為父撰墓誌銘撰銘初無利害尚爾欺詐若論列朝政利害有大于此者能保其勿欺乎後章再上遹竟罷臺職蹇序辰以龍圖閣待制知揚州公言序辰紹聖初以蔡卞引援寘在都司日游章惇之門肆為蠹毒時安燾為門下侍

郎持論端正惇甚惡之序辰陰蓄奸謀乃令王厚造爲謗言惇則乞起大獄名爲取問吏不審録安燾遂罷執政王震亦以罪逐兼序辰又以元祐理訴爲非毁入劄乞看詳責降乃令安惇請其事自是縁訴理被禍者七八百人衣冠塗炭莫此爲甚今尚居從班承流藩府伏望特行黜責序辰由是除名放歸田里賈種民除直龍圖閣陝西轉運使公言種民自領清汴職事所辟官四十餘員所役兵夫至百萬增築狹

水堰月河但為舟船之害並無分毫之利朝廷灼見
事實狹水堰遂行毀折月河存而不用今聞不住移
文修築及造天漢等橋費用不貲輙行下州縣自清
汴以來沿路稅務收到稅錢並令撥還清汴司州縣
苦之兼所領在京茶場所收之息未見實數而洛口
沿汴河兵士任意差使恣横違法略無忌憚乞罷種
民職事仍付有司根磨洛口及清汴司茶場處財物
務要的確又公言陛下紹天明命入繼大統發謀定

策盡出皇太后獨斷國勢已定章惇猶肆異論曾布許將當日皆在簾下不聞一言先斷大義今命於布則曰與參顧命于將則曰獲參顧命若不改正傳之萬世布等掠定策之美名掩太母之盛德其累非細官者梁從政當議立之初與章惇異論至是已落省職降官宮觀公奏謂國家宗廟至重方其危疑之際輙敢交通宰執肆行姦謀將不利於聖躬念其嘗於神宗有攀附之故猶當貶竄御藥閻守懃奏事上前

內侍裴彦臣以手敲守懃幞頭高聲道曰莫錯斬人莫錯斬人公奏彦臣敢於御前肆爲不敬無人臣之禮罪不容赦凡四言之彦臣遂斥荒外以至張琳郝隨之姦狡李偁劉瑗之陵侮公皆極力彈擊之建中靖國改元擢司大諫時章蔡雖已去國而韓忠彦之弱不足以勝曾布之姦薦引除授多任己意司諫陳瓘言皇太后已復辟而猶預政出守泰州公言瓘以風聞論事偶有失實祇緣京等肆其奸詐僥倖進用

倡為此言脅𭪇臺諫𤩽既聞之遂具論奏言雖過當
本實為國今大奸既逐罪人斯得𤩽之功也宜在可
賞伏望特賜召還獎進言路續又上皇太后書且言
𤩽之言乃得于傳播之妄烏可為盛德之累欲望不
以𤩽之言為念而以來忠讜安社稷為心秘書少監
鄧洵武同修國史公言昨以洵武為史院檢討朝廷
謂之不可遂行寢罷今又有此差除命令反覆如此
何以明是非别賢否况洵武父綰昔為御史中丞為

王安石求賜第薦其子雱及壻蔡卞館職神宗察見底裏親批聖語云持心頗僻賦性回邪論事薦人不循分守今洵武豈能公心直筆以發揮神考之盛德梁子美除京西轉運使公言子美天資險刻善于交結頃緣章惇故擢使湖外紹聖間謫官在所部者均被凌虐陛下親政之初是時與子美同惡之人如張景温董必等皆蒙罷黜子美幸免又除府界提點士論扼腕近除省郎中書舍人鄒浩繳駁特行寢罷人以為

當曾未踰月又有此差除朝廷除授如此何以信服
天下又言右僕射曾布性禀姦邪心懐凶險自登宰
席獨擅國權如移臺諫一事可為寒心欲特乞正布
之典刑以謝天下章凡十上而布巧于固位八月公
出使契丹及境接伴使來公設席用花株使人不受
公亦不徹沿路多不遵故事但曰今新主也公一切
辨正之及就館以李儼立辨用花之禮且曰南朝亦
在亮陰中公曰本朝故事虞主祔廟後百官吉服惟

不聽樂儼曰花樂相須既不聽樂何故用花公曰嘗
聞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未嘗禁花儼詞屈就席如禮
仍告公曰道宗皇帝廷試進士賦嘗以南北永敦信
誓爲題如聞近日求爲釁端是否公曰祖宗盟好誠
貫白日兩朝赤子之福也崇寧元年還國公出使之
十一月曾布進紹述之說於是上決意用京使還之
日京之黨與布滿津要公雖得旨試給事中而力莫
回天矣四月以寶文閣待制出知潁昌府京等姦言

洽至降公充集賢院修撰而吳材王能甫尚肆醜詆
言公元祐初擅欲取先朝約束紛更之于是遣使四
方而適當江西首倡異議以致惑流俗依憑羣枉幸
其時變附會姦臣幾竊名位遂落公集賢殿修撰知
萊州是時京等報復私怨紛紛不已十月論欲廢元
符后罪以公嘗上書之故任伯雨張庭堅等並罷黜
而公罷居濠州十一月論元符末變更法度爲元祐
者罪周常等二十八人並責罰而公自濠州移臨江

軍十二月論棄湟州罪以公嘗論可棄可守之策蔣之奇等十人並鐫降而公復除名建昌軍居住二年正月中書省檢會前諫官陳瓘鄒浩等十三人曾入章疏詆毀先朝者並編管廣南諸州而公貶循州先蘇公子由亦貶其所公繼之來頗能淡而無慊暇日則幅巾藜杖詩酒自娛雖居瘴雨蠻烟之處而草石温劑未嘗過而問焉二公既去邦人即其嘗遊玩之地爲堂祠之名曰蘇陳堂又有台隱堂至今循民崇

奉之惟謹四年京等籍元祐黨人司馬光蘇軾秦觀
等姓名立碑于文德殿之東後上因天變彗星出西
方長竟天慨然悔悟特加英斷命毀石刻碑應元祐
元符間黨人以次敘復公朝奉大夫知漳州京等復
用力詆毀以知江南府徐勣知虔州郭知章知福州
朱紱與公皆元祐姦朋詆誣宗廟今任牧守豈能奉
行法令體朝廷紹述之意遂差公提舉明道宮大觀
四年十一月蔡京罷相十二月復公集賢殿修撰政

和八年復寶文閣待制宣和元年上章告老續上遺表終于私第訃聞特贈太中大夫公有行狀一集讜論一集見傳於世公甲申九月癸酉日甲寅時生己亥三月十五日卒享年七十有六娶朝請大夫郭師愈之女吉州人封令人再娶李氏十九娘開封人七男一女男曰文伯曰安仁早世曰安義湖州長興縣尉曰安禮承奉郎曰安强承事郎次二人早亡女一人適通直郎邵武軍判官林顔姪一人曰安國朝奉

郎致仕乃公郊奏補孫三人曰永年廸功郎初任越州簿尉再任楚州司理兵曹長子曰永世宣教郎知臨江軍清江縣兵曹次子曰永思廸功郎吉州廬陵縣尉兵曹弟三子姪孫三人曰永言廉州石康縣尉十三提幹是也曰大年初任監泉州石井鎮後任福州永福知縣十四知縣是也曰利賓修職郎德慶府瀧水縣丞十九通直是也公生穎悟雅有大志方爲兒時已嶄然見頭角衆皆知陳氏　右待制諫議大

夫陳公奏議二百七篇總二十卷取哲廟聖語標曰
讜論其出處大致公猶子南安丞安國序于編端爲
甚詳僕竊悲公之直道不得行而當時國事可爲流
涕而長太息也公受知裕陵自外僚召對闕庭遂除
臺察泰陵初政繇荆湖持節歸復官如初其前後論
列凛有風采屬諸賢相攻力丐補外紹元間既入復
出柄國者常遣所密諭意而公執論不渝迨徽廟繼
統超公謫籍中再登大坡遂彈曾布劾章惇攻二蔡

章各數十上是以狙葷切齒譁然而攻者不少緩夫何公遭遇三聖之厚而獨不爲羣小所容蓋一士之諤諤不能勝衆口之狺狺至使一墮瘴鄉終不復入修門豈非公之直道不得行而大可悲也歟雖然元祐之初使司馬丞相未即死章蔡未至大用未必局面一變而爲紹聖建中之後使元長終于奉祠不復召還公與瑩中志完二三正人在朝亦未必局面再變而爲宣和緐是言之豈非當時國事可爲流涕而

長太息也歟嗚呼小人之得志于一時靡所不至其詆誣諸君子皆指爲姦黨及公論既定向之流落嶺海者皆名香史籍回視前日之小人爲世唾罵曾狗彘之不若又孰榮孰悴孰得孰失哉昔蘇文忠公序田表聖奏議以古遺直許之公與文忠皆元祐黨人氣節大略相似使文忠及見是編不獨稱之曰遺直當爲擊節三嘆云旹泰定甲子新元夏五紫蓋山逸民陳士壯則中再拜手敬書于泌山希點精舍

讜論集卷五